

“因为出血严重，我们立刻把她送往医院。不过没有生命危险，请您放心。只是有可能是自杀未遂，所以我想应该先让您知道……”

对方说的后半截，几乎完全没传进靖子耳中。

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。他从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，在脑中以直线联结那些点。画出来的图形，等于三角形和四角形、六角形的组合，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，相邻的区块不能同色。当然一切都是在他的脑中进行。

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课题，一旦破解了脑中的图形，就再选择其他斑点进行同样的步骤。虽然单纯，但就算做了又做也不厌倦。如果做腻了这个四色问题，接着只要利用墙上的斑点，做解析问题就行了。光是计算墙上所有斑点的坐标，恐怕就得花上不少时间。

身体受到束缚根本不算什么，他想。只要有笔和纸，就能做数学题。万一手脚被绑，在脑中做同样的事也就是了。纵使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听不到，也没人能把手伸到他脑子里。那里对他来说就是无垠乐园，沉睡着数学这个矿脉。要把这些矿藏统统挖出来，一生的时间未免太短。

他再次感到，自己并不需得到任何人的肯定。他的确有发表论文、受人评价的欲望，但那并非数学的本质。是谁第一个爬上那座山固然重要，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那件事情的意义就够了。

不过石神也是费了不少时间，才到达现在的境地。就算不久之前，他差点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当时他甚至觉得，只擅长数学的自己，如果不能在那领域有所进展，就等于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，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、困扰，不仅如此，他甚至怀疑有谁会发现他的死。

那是一年前的事。当时石神在屋里拿着一条绳子，正在找地方挂。公寓的房子，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。最后他只好在柱子上订个大钉子。把做成圆圈的绳子挂在那上面，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。柱子发出吱吱的声音，但钉子没弯，绳子也没断。